



第102期 · 2020年3月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如何持經

青楓：香港社會近些年來發生不少事件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今天，我們看到瘟疫大肆虐，這病毒來勢洶洶。請問大和尚，在佛經裡可有甚麼說法是解決類似問題的？

修智：最重要的，還是一個因果關係，所謂有因必有果。不過，因要成為果，中間還得講一個緣字，有因有緣才会有果的。果，就是果報。在果報中，又可分為：①現報，②生報，③後報。現報業者，現在作惡，現身受報，即是我們所說的「現眼報」。生報業，此生作善作惡，來生受報。後報業者，或是過去無量生中作善作惡，於此生中受，或在未來無

量生中方受。所以，任何事情的發生，都是有因有緣有果的。眾生受苦果時，方知無福可恃，悔之晚矣。一念之大善行，一念之大惡，果報很快可以現前。

青楓：同坐一艘大郵輪，幾百千人聚在一起，同食同住，同一環境，為何有些人會中病毒，有些人又會平安無事？這中間有甚麼特別原因嗎？

修智：有些事情，確是從現今的科學、醫學仍未能透徹解釋的，因為這其中是牽涉到因果關係。如果我們拿「沙」蒸煮，是不可成為「飯」的。因為沙沒有飯的基因。「米」是有飯的基因，因此蒸煮則可成飯。但不是有米，便可有飯，米得

生之趣

在妙法寺內，有兩種花是「粗生粗長」的，一年四季裡，似乎都在季季開花，那是曼陀羅與大紅花。

這大紅花不僅開得燦爛、花型美觀，也不僅僅是大紅，它還有粉紅色、黃色、白色、都是一種純色，很給你一種聖潔的感覺；尤喜歡它那直挺挺地在花心中生長出來的花蕊，充滿着「生之趣」！看着它，就好像看着一個小孩子在活潑潑地成長。



經過水與火才能變成飯。這水與火就是米成為飯之「緣」。如果我們沒有病的基因，則不會有相關的病，這就是沙之於飯，煮沙不能成飯。如果我們平日盡己所能，多關心社會，造福人群，祝願人人健康，這就促成改變自己的基因，與「病」絕緣。即使自己是健康，但為己為人著想，適當的預防措施，仍然是需要的。

青楓：行善積福！是呀，重點是放在「行」字上。有善行，方可談積福。這「行善積福」的大前提，是不應該有個人利益的因素在內，否則，「行善積福」則成為變了樣的商業行為吧。

修智：我們看「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」，看到藥師佛說的十二大願，可有些人認為只要好好地念經，自會消災解難。我看，這是個錯誤的理解，是曲解經文。我們且舉個例子，看看「藥師經」裡第七願吧！

第七大願：願我來世，得菩提時，若有眾生，諸患逼切，無護無依，無有住處，遠離一切資生醫藥，又無親屬，貧窮可愍。此人，若得聞我名號，眾患悉除，無諸痛惱，乃至究竟無上菩提。我們不要一看到「若得聞我名號，眾患悉除。」便以為只要念誦經文，持念藥師佛聖號，便可消災解難、一切迎刃而解。如果錯解經文，會用錯方法修持，

如何會有所裨益？我們念經持咒，重要的是在「言行一致」，方可感應。攝石（磁鐵）與鐵是同一類，才会有感應。如果是銅，是金，是銀、是鑽石，都不可能與攝石產生感應的，是無法「攝」起來的。藥師佛好比是大攝石，如果我們是鐵，才会有感應的。

青楓：如何才會是同一類？

修智：佛陀世尊教導眾生：止惡行善淨其意。我們能依教奉行，不作諸惡業，眾善勤行，修福修慧，離貪瞋癡，去除執著，則言行與諸佛世尊所教導一致，豈非同一類？

青楓：原來經文內所說的「若得聞我名號」，這「名號」，並不純指藥師佛聖號，而指佛陀世尊的教導。那等同遵從醫囑，依時服藥，遠離藥忌，病得痊癒矣。

修智：所以誦經持咒念佛號，重要的就是解行一致，才會產生感應。自己所作的業，善業惡業，因緣成熟時，果報還自受，別人亦不能代替。佛菩薩祇是教導指引我們要怎樣去修行而已。

青楓：例如煲飯，它的次序是「洗米、加水、加火，待時而熟。」假如我們只是誦念該煲飯的次序「洗米、加水、加火，待時而熟。」數萬篇，亦不可能有飯可吃的。必須依次序行之，才会有飯可吃。

修智：學佛之人，要深信因緣果報之理，更要從經文所教導，學以致用，方為正信。

又見紅棉花開

每次見到一朵朵紅豔豔的紅棉掛在樹枝上，總會心生歡喜。

特別是在今時今日，我們無奈地帶上口罩，無奈地等待！——等待甚麼呢？大家心裡明白，等待的是疫情過去，市面回復生機。

紅棉，在我們的南方生長茂盛，它被稱為英雄樹，那火熱的紅，確有一份英雄氣蓋。

又想起楊善深大師寫的一幅紅棉，一朵紅棉菱在地上的大特寫，畫面的焦點却是放在那幾行字上。他書寫的是——世之雄，今安在哉！（這啟悟我們做人處世要謙虛！）。



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

達摩笈多譯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

自歸於佛 當願眾生 紹隆佛種 發無上意
自歸於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
自歸於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

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婆伽婆遊行人間，至毘舍離國，住樂音樹下，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、菩薩三萬六千、國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、天、龍、阿修羅、捷達婆、伽樓茶、緊那羅、摩呼羅伽等，大眾圍遶，於前說法。

爾時，曼殊室利法王子，承佛威神，即從座起，偏露一膊，右膝著地，向婆伽婆，合掌曲躬，白言：世尊！唯願演說諸佛名號，及本昔所發殊勝大願，令眾生聞已，業障消除，攝受來世正法壞時諸眾生故。

爾時，婆伽婆讚曼殊室利童子言：善哉！善哉！曼殊室利！大慈悲者，起無量悲，勸請我說，為欲義利種種業障所纏眾生，饒益安樂諸天人故。曼殊室利！當善憶念，聽我所說。

時，曼殊室利童子樂聽佛說，白言：唯然，世尊！

佛告曼殊室利：東方過此佛土十恒河沙等佛土之外，有世界名淨琉璃，彼土有佛名藥師琉璃光，如來、應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

曼殊室利！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行菩薩行時，發十二大願。何者十二？

第一大願：願我來世，於佛菩提得正覺時，自身光明熾然，照曜無量無數無邊世界，三十二丈夫大相，及八十小好，以為莊嚴。我身既爾，令一切眾生如我無異。

第二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身如琉璃，內外清淨，無復瑕垢，光明曠大，威德熾然，身善安住，焰網莊嚴，過於日月。若有眾生，生世界之間，或復人中昏暗及夜，莫知方所，以我光故，隨意所趣，作諸事業。

第三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以無邊無限

智慧方便，令無量眾生界受用無盡，莫令一人有所少乏。

第四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諸有眾生行異道者，一切安立菩提道中；行聲聞道、行辟支佛道者，皆以大乘而安立之。

第五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若有眾生，於我法中修行梵行，此諸眾生無量無邊，一切皆得不缺減戒，具三聚戒，無有破戒、趣惡道者。

第六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若有眾生，其身下劣，諸根不具，醜陋頑愚，聾盲跛躄，身攣背偻，白癩癲狂，若復有餘種種身病，聞我名已，一切皆得諸根具足，身分成滿。

第七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若有眾生，諸患逼切，無護無依，無有住處，遠離一切資生醫藥，又無親屬，貧窮可愍，此人若得聞我名號，眾患悉除，無諸痛惱，乃至究竟無上菩提。

第八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若有女人，為婦人百惡所逼惱故，厭離女身，願捨女形，聞我名已，轉女人身成丈夫相，乃至究竟無上菩提。

第九大願：願我來世，得菩提時，令一切眾生，解脫魔網，若墮種種異見稠林，悉當安立置於正見，次第示以菩薩行門。

第十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若有眾生，種種王法，繫縛、鞭撻、牢獄、應死，無量災難，悲憂煎迫，身心受苦，此等眾生，以我福力，皆得解脫一切苦惱。

十一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若有眾生，飢火燒身，為求食故，作諸惡業，我於彼所，先以最妙色香味食，飽足其身，後以法味，畢竟安樂，而建立之。

十二大願：願我來世得菩提時，若有眾生，貧無衣服，寒熱蚊虻，日夜逼惱，我當施彼隨用衣服，種種雜色，如其所好，亦以一切寶莊嚴具，花鬘、塗香、鼓樂、眾伎，隨諸眾生所

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

達摩笈多譯

須之具，皆令滿足。

此十二大願，是彼世尊藥師琉璃光，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行菩薩時，本昔所作。

復次，曼殊室利！藥師琉璃光如來，所有諸願，及彼佛土功德莊嚴，乃至窮劫說不可盡。彼佛國土，一向清淨，無女人形，離諸欲惡，亦無一切惡道苦聲。琉璃為地，城闕、垣牆、門窗、堂閣、柱樑、斗拱、周匝羅網，皆七寶成，如極樂國淨琉璃界，莊嚴如是。

於其國中有二菩薩摩訶薩，一名日光，二名月光，於彼無量無數諸菩薩眾，最為上首，持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正法之藏。

是故，曼殊室利！信心善男子善女人，應當願生彼佛國土。

爾時，世尊復告曼殊室利童子言：曼殊室利！或有眾生，不識善惡，多貪無厭，不知布施，及施果報，愚癡無智，闕於信根，聚財護惜，不欲分施。此等眾生，無施心故，見乞者來，其心不喜，如割身肉。復有無量慳貪眾生，自不受用，亦不欲與父母妻子，況奴婢、作使及餘乞人。此等眾生，人間命終，生餓鬼道，或畜生道。由昔人間，曾得聞彼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故，或在鬼道，或畜生道，如來名號，暫得現前，即於念時，彼處命終，還生人道，得宿命智，怖畏惡趣，不樂欲樂，好行惠施，讚歎施者，一切所有，悉能捨施，漸以頭目、手足、血肉、身分皆與求者，況餘財物。

復次，曼殊室利！有諸眾生，雖奉如來，受持學句，然破戒破行、破於正見；或受學句，護持禁戒，然不求多聞，不解如來所說修多羅中甚深之義；或復多聞而增上慢，自是非他，嫌謗正法，為魔伴黨。此等癡人，及餘無量百千俱胝那由他眾生行邪道者，當墮地獄。此等眾生，應於地獄流轉無期，以得聞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故，於地獄處，彼佛威力，如來名號暫得現前，即時捨命，還生人道，正見精進，淳善淨心，便能捨家，於如來教中，出

家學道，漸次修行菩薩諸行。

復次，曼殊室利！或有眾生，以妬忌故，但自稱讚，不讚他人。此諸眾生，以自高、輕他故，於三惡道，無量千歲，受諸苦毒；過無量千歲已，於彼命終，生畜生趣，作牛馬駝驢，鞭杖捶擊，飢渴逼惱，身負重擔，隨路而行；若生人道，常居下賤，為人奴婢，受他驅役。若昔人中，聞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者，以此善根，眾苦解脫，諸根猛利，聰慧博識，恒求善本，得與良友常相隨逐，能斷魔胃，破無明殼，竭煩惱河，解脫一切生老病死憂悲苦惱。

復次，曼殊室利！有諸眾生，好喜乖離，更相鬥訟，此等互起惡心眾生，身口及意，恒作諸惡，為欲相損，各各常以無益相加，或告林神、樹神、山神、塚神，種種別神，殺諸畜生取其血肉，祭祀一切夜叉、羅刹食血肉者，書怨人字，并作其形，成就種種毒害、呪術、厭魅、蠱道、起屍鬼呪，欲斷彼命及壞其身。由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故，此諸惡事，不能傷損，皆得互起慈心、益心、無嫌恨心，各各歡悅，更相攝受。

復次，曼殊室利！此諸四眾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私，及餘信心善男子善女人等受八分齋；或復一年，或復三月受持諸戒，以此善根，隨所喜樂，隨所願求。若欲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如來所者，由得聞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故，於命終時，有八菩薩乘空而來，示其道徑，即於彼界，種種異色波頭摩花中自然化生。若復此人欲生天上，即得往生。本昔善根無有窮盡，不復更生諸餘惡趣。天上命盡，當生人間，為轉輪王，四洲自在，安立無量百千俱胝那由他眾生於十善業道，或復生於刹利大族、婆羅門大族、居士大家，金銀、粟帛、倉庫盈滿，形色具足，自在具足，眷屬具足，勇健多力如大力士；若有女人，得聞說此如來名號，至心受持，此人於後永離女

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

達摩笈多譯

身。

爾時，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：世尊！我於後時，以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，於信心善男子善女人所，種種方便，流布令聞，乃至睡中，亦以佛名覺寤其耳。若受持此經，讀誦宣說，或復為他分別開解，若自書，若令人書，若取經卷五色淨綵以盛裹之，灑掃淨處以安置之，持種種花、種種香、塗香、花鬘、寶幢、幡蓋而用供養，爾時，四大天王與其眷屬，并餘百千俱胝那由他諸天皆詣其所。若此經卷流行之處，若復有人誦持此經，以得聞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，及本昔所發殊勝大願故，當知是處，無復橫死，亦復不為諸鬼所持奪其魂魄，設已奪者，還復如故。

佛言：如是。如是，曼殊室利！如汝所說。曼殊室利！信心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欲供養彼如來者，此人應作如來形像。七日七夜，受八分齋，食清淨食，於清淨處，散種種花，燒種種香，以種種繒綵，種種幡幢，莊嚴其處，澡浴清潔，著新淨衣，應生無垢濁心，無怒害心。於一切眾生，起利益心，慈悲喜捨平等之心。鼓樂歌讚，右遶佛像，應念彼如來本昔大願，并解釋此經，如所思念，如所願求，一切所欲皆得圓滿，求長壽得長壽，求福報得福報，求自在得自在，求男女得男女。

或復有人，忽得惡夢，或見諸惡相，或怪鳥來集，於其住所百怪出現，此人若能以種種眾具，供養恭敬彼藥師琉璃光如來者，一切惡夢惡相不吉祥事，皆悉隱沒；或有水怖、火怖、刀怖、毒怖、懸嶮之怖，惡象、師子、虎狼、熊羆、毒蛇、惡蝎、蜈蚣、蚰蜒如是等怖，憶念供養彼如來者，一切怖畏皆得解脫。若他國侵擾、賊盜反亂，如是等怖，亦應念彼如來，恭敬尊重。

復次，曼殊室利！若有信心善男子善女人，乃至盡形受三歸依，不事餘天，或持五戒，或持十戒，或持菩薩一百四戒，或復出家受持比

丘二百五十戒，若比丘尼受持五百戒，於隨所受中，毀犯禁戒，畏墮惡道，若能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者，決定不受三惡道報。或有女人臨當產時，受於極苦，若能稱名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者，速得解脫，所生之子，身分具足，形色端正，見者歡喜，利根聰明，安隱少病，無有非人奪其魂魄。

爾時世尊告慧命阿難言：阿難！如我稱揚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所有功德，汝信受耶？汝於如是諸佛如來甚深境界多生疑惑？

時，慧命阿難白佛言：大德世尊！我於如來所說法中，無復疑惑。何以故？一切如來，身口意行，無不清淨。世尊！此日月有如是大神通，有如是大力，可令墮落，須彌山王可得移動，諸佛所言無有差異。大德世尊！或有眾生信根不具，聞說如來佛境界已，作是思惟：「云何但念彼如來名，獲爾許功德？」心不信受，生於誹謗，此等長夜，無義饒益，當墮苦趣。

佛言：阿難！若彼如來所有名號，入其耳中，此人墮惡道者，無有是處。阿難！諸佛境界誠為難信，汝今信受，應知皆是如來威力，非一切聲聞、辟支佛地所能信受，唯除一生補處菩薩摩訶薩。阿難！人身難得，於三寶中信敬尊重亦難可得，聞彼如來名號倍難於此。阿難！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，無量菩薩行，無量諸巧便，無量廣大願，我欲一劫若過一劫，說彼如來菩薩行願，乃至窮劫，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昔所行及殊勝大願，亦不究盡。

爾時，眾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曰救脫，即從座起，偏露一膊，右膝著地，向婆伽婆，合掌曲躬，白言：大德世尊！於未來世，當有眾生，身嬰重病，長患羸瘦，不食飢渴，喉唇乾燥，死相現前，目無所見，父母親眷、朋友知識啼泣圍遶，其人屍形臥在本處，閻摩使人引其神識，置於閻摩法王之前，此人背後有同生神，隨其所作，若罪若福一切皆書，盡持授與閻摩

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

達摩笈多譯

法王。時間摩法王推問其人，算計所作，隨善隨惡而處分之。若能為此病人歸依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，如法供養，即得還復。此人神識得迴還時，如從夢覺，皆自憶知，或經七日、或二十一日、或三十五日、或四十九日，神識還已，具憶所有善惡業報，由自證故，乃至失命，不造惡業。是故信心善男子善女人，應當供養藥師如來。

爾時，慧命阿難問救脫菩薩言：善男子！應云何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也？

救脫菩薩言：大德阿難！若有患人，欲脫重病，當為此入，七日七夜，受八分齋，當以飲食及種種眾具，隨力所辦，供養比丘僧，晝夜六時，禮拜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，四十九遍讀誦此經，然四十九燈，應造七軀彼如來像，一一像前各置七燈，一一燈量大如車輪，或復乃至四十九日光明不絕，當造五色綵幡長四十九尺。

復次，大德阿難！灌頂剎利王等，若災難起時，所謂人民疾疫難、他方侵逼難、自界叛逆難、星宿變怪難、日月薄蝕難、非時風雨難、過時不雨難，爾時此灌頂剎利王，當於一切眾生起慈愍心，敕諸繫閉，依前所說供養法式，供養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。時，灌頂剎利王用此善根，由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昔勝願故，其王境界，即得安隱，風雨以時、禾稼成就、國土豐熟，一切國界，所有眾生，無病安樂，多生歡喜，於其國界，亦無夜叉、羅刹、毘舍闍等諸惡鬼神擾亂眾生，所有惡相，皆即不現，彼灌頂剎利王，壽命色力無病自在，並得增益。

爾時，慧命阿難問救脫菩薩言：善男子！云何已盡之命而可更延？

救脫菩薩言：阿難！汝豈不聞如來說九橫死耶？是故教以呪藥方便；或有眾生，得病非重，然無醫藥及看病人；或復醫人療治失所，非時而死，是為初橫。第二橫者，王法所殺。

第三橫者，遊獵、放逸、姪醉無度，為諸非人害其魂魄。第四橫者，為火所燒。第五橫者，為水所溺。第六橫者，入師子、虎豹、諸惡獸中。第七橫者，飢渴所困，不得飲食，因此致死。第八橫者，厭禱、毒藥、起屍鬼等之所損害。第九橫者，投巖取死。是名如來略說大橫有此九種，其餘復有無量諸橫。

爾時，眾中有十二夜叉大將，俱在會坐，所謂：宮毘羅大將、跋折羅大將、迷佉羅大將、安捺羅大將、安怛羅大將、摩涅羅大將、因陀羅大將、波異羅大將、摩呼羅大將、真達羅大將、招度羅大將、鼻羯羅大將。

此等十二夜叉大將，一一各有七千夜叉以為眷屬，皆同一聲，白世尊言：我等今者，蒙佛威力，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已，不復更有惡道之怖。我今相與，皆同一心，乃至壽盡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，皆當荷負一切眾生，為作義利，饒益安樂，隨於何等村城聚落阿蘭拏處，若流布此經，若復持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，親近供養者，我等眷屬，衛護是人，皆使解脫一切苦難，諸有所求，悉令滿足。

爾時，世尊讚諸夜叉大將言：善哉！善哉！大夜叉將！汝等若念彼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恩德者，當念饒益一切眾生。

爾時，慧命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此經何名？云何奉持？

佛言：阿難！此法門者名為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昔所發殊勝大願》，當如是持；名為《十二夜叉大將自誓》，當如是持；名為《淨一切業障》，當如是持。

時，婆伽婆說是語已，諸菩薩摩訶薩、諸大聲聞、國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，及一切大眾，阿修羅、捷達婆等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



觀音菩薩形象

觀音菩薩，以其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的佛門形象，在許多國家和地區贏得了廣泛的信仰和尊崇，人們希望對他（她）有一個系統而全面的瞭解。現以漫談的方式，對有關觀音菩薩的傳說、名號等作一綜述。

（以下都是節錄自沈詩醒撰述的「觀世音」一文，亦是妙法寺這次「觀音聖像」圖展的說明部分之文字。有參觀者希望我們在「妙法」通信裡介紹一次，讓他們慢慢細閱。如此的要求甚有意思，於是我們再精簡地介紹一次。）

佛典《悲華經》上說：“有轉輪聖王，名無諍念。”王有千子，第一王子名不眴，即觀世音菩薩；第二王子名尼摩，即大勢至菩薩；……轉輪聖王身具佛相三十二特徵。為了協助父王更好地弘揚

佛法，普渡眾生，不眴王子毫不猶豫地示現觀音菩薩身，與弟弟大勢至菩薩一起甘當父王——阿彌陀佛的左右脅侍。

觀音菩薩，華土有緣，初來中國，約在三國時代。西晉太康七年（286）《正法華經》譯出，不久，觀世音菩薩就在洛陽擁有了大批的信仰者。人們普遍傳頌着慈悲菩薩的靈迹神通，一種離禍得福、厭亂求生的願望，使廣大民眾對西方極樂世界的想往迅速蔚成風氣。

河南寶豐縣香山寺內，宋蔡京所書《大悲觀音菩薩得道證果史話碑》上，就記載了“妙善得道成觀音”的故事。

妙善，據傳是我國古代妙莊王（即楚莊王）的三公主。她得知父病於是捨手捨眼救父。其父病癒



佛像以莊嚴造型為主（圖為釋迦牟尼佛像）

後下令請工匠塑一尊全手全眼的觀世音像。誰知工匠把“全手全眼”誤聽為“千手千眼”。就這樣，在能工巧匠的精心製作下，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像塑成了。（當然“千手千眼”別有釋義，即苦海無邊，慈願無盡，不渡眾生，誓不罷休。因而觀音化出千手千眼，以普渡眾生出離苦海。）

觀音是密宗蓮花部的本尊。而蓮花是佛門中的聖花。蓮花品高潔、性恬靜，出淤泥而不染，色淡雅而不妖，亭亭玉立，根莖通心，猶如六根圓通的觀音本色，因此佛門把觀音菩譽為“蓮花之王”。

蓮花原產於印度。一經落戶，便在中國的土壤上做起“觀音娘娘”來了。

由於對佛典的不同翻譯，觀音又稱“觀世音”、

“光世音”、“觀世自在”、“觀自在”。別名“寶光”、“寶意”等。

通常，人們以為稱“觀世音”為“觀音”，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。其實不然。早在公元185年，“觀音”就已出現在支曜所譯的《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》內。與此同時，“觀世音”也出現在後漢所譯的佛典上了。

至於玄奘法師認為“觀音”係早期譯經上的“謬誤”，應當譯為“觀自在”，這實際上並非是一種創舉。當初，他在批評羅什翻譯不當時，却忽略了羅什所譯的末後這一句：“世有危難，稱名自歸。菩薩觀其音聲，即得解脫也。故名觀世音，亦名觀自在。”

“自在”是主宰之義。“觀自在”就是“被見者之主”或“眾生所見之主”。這與觀音的釋義無甚大差別。

1927年，在新疆發現五世紀古抄本，有一片殘葉五次出現觀音一詞，我們由此得到進一步的證實：“觀音”兩字絕非誤譯或傳抄錯誤，而是本來的稱號。“觀自在”，是後於“觀音”的另一譯名。至於觀音菩薩六字大明“唵嘛呢叭咪吽”中的“嘛呢叭咪”，意為“手持蓮花和寶珠者”，則是觀音菩薩的別號。

眾所周知，觀音菩薩一向以具大圓通知，能遍觀十方之音，為眾生拔除苦難，被世人視若神明而供奉於圓通寶殿。

據《華嚴經》，善財童子參拜觀音，來到補怛

洛迦山，“見岩谷林中金剛石上，有勇猛丈夫觀自在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”，及《悲華經》觀世音是轉輪聖王的大王子等記載，我國早期的觀音形象都為男性。六朝開始逐漸嬗變。

有關觀音現女身的種種傳說，無疑為女性觀音造像的確立奠定了基礎。

然而，這一時期出現的觀音形象，多半只是在臉部與服飾上偏於女性化。有不少觀音仍保留着原先不着僧衣而裸露上身，蓄髭鬚、留長眉的形態。那種種形象到隋朝匯集一起，便出現了一種“非男非女”相：圓臉盤，柳葉眉，丹鳳眼，櫻桃嘴，三曲體形，外加蝌蚪小髭……而純女性形象的普遍流行，約出現於唐代以後。





談「詩佛」 ——王維

·道元·

（原刊於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《內明》第一九六期）

王維出生在唐代鼎盛時期，也是中國佛教發展最興盛、最輝煌的時期，堪稱我國佛教的「黃金時代」。他工詩善畫，精通音律，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山水田園詩人、畫家兼音樂家，水墨畫的創始人；同時，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。他自幼隨母吃齋奉佛，坐禪誦經；走上仕途生活後，他仍舊精進奉佛，「退朝之後，焚香獨坐，以禪誦為事」（見『舊唐書』本傳）。他長齋奉佛，終身不怠，并作詩頌揚佛理，讚美佛教，故後人尊稱他為「詩佛」。

他的山水田園詩善於用白描的手法，細緻入微地描繪出大自然的美，情景交融，意境相諧，寄慨言志，含蘊豐富，自然清新，詩意盎然，耐人尋味。他構思精巧，詞句秀冶，語言洗煉，格調高雅，音韻婉轉，氣韻生動，意境深遠，富有詩情畫意，在藝術上具有獨到的造詣。如殷璠在『河岳英靈集』中評論說：「維詩詞秀調雅，意新理樞，在泉為珠，着壁成繪，一句一字，皆出常境。」他在描繪山水田園詩中，色彩明麗，景象鮮明，形象逼真，都可入畫。故宋朝蘇軾曾稱讚說：「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。」但是，王維的山水田園詩還有一種勝境，是畫幅難以顯現出來的東西，那就是詩中所表現的聲息、動態，彷彿可聞可見，如：「明月松間照，清泉石上

流，」「松含風里聲，花對池中影，」「細枝風亂响，疏影月光寒，」「泉水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，」「隔窗風驚竹，開門雪滿山。」等，這些詩句所顯示美的音响和美的情態是任何畫幅也不能表達的。真乃「有聲畫」。除此之外，他還有很多山水田園詩，借描寫自然景物，而含蓄雋永，不露痕跡，却又有精巧蘊藉之妙，很巧妙地把佛理滲進去，來談禪說佛，寄寓禪理的詩歌。如：「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，」「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，」「軟草承趺坐，長松响梵聲。空居法雲外，觀世得無生，」「自發終難變，黃金不可成。欲知除老病，唯有學無生，」「寒雲法空地，秋色淨居天。身逐因緣法，心過次第禪，」「薄暮空潭曲，安禪制毒龍。」等等，在這些詩裡自然景物都變成了演說佛法的依托，閃耀出禪光佛影，使人領悟到「真如佛性」存在於宇宙萬物之中，似乎使人看到了無上的「妙諦」，使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，離名字相，離心緣相的真如得到外在的顯現，真乃是：「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郁郁黃花無非般若。」這種弦外之音，言外之意，味中有味的詩別出心裁，獨具特色，給詩增光添彩，使詩意更濃，讓人回味無窮，達到了藝術上爐火純青的地步。

他博學多才，對佛教的各大宗派持一種兼收並蓄的態度，特別是對華嚴宗和禪宗研究更深，有所悟入。他把自己學佛的心念和融通佛理的體會，滲進自己的詩歌裏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：（一）空與色的描繪；（二）動與靜的描繪。

（一）空與色的描繪。他在描寫自然界聲色時，觀察敏銳，感受精細，體物細緻，把自然界的聲色與佛教義理巧妙地結合在一起，進行闡述。如：

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响。

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

——王維的《鹿柴》

這首詩就體現了大乘「中道」思想：真空不離妙有，妙有不離真空；也就是無即有，有即無，非有非無的中道思想。如詩中的「空山不見人」就是「非有」，「但聞人語响」就是「非無」，「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」就是「中道義」。中道亦即中觀，既不着有（實有），也不着空（虛無的空），即非有非無，不肯定有也不肯定空的空虛。因為，宇宙萬象，一切諸法都是因緣所生，沒有實在的本體，無有自性，無自性即空。所以對緣起法不但要看到無自性（空），而且還有看到假有，二者是相互聯系的。因其無自性，才是假設，因其假設才是空。用這種方法來看待緣起，就是「中道觀」，亦即龍樹所說「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而這首詩就充份體現了「中道義」的思想，具體分析如下：

詩裏描繪的是鹿柴附近的空山深林在傍晚時份的幽靜景色。第一句「空山不見人」中的「空」不能簡單地理解為「甚麼也沒有」。他的詩中常喜歡用「空」字，如「薄暮空潭曲」、「夜靜春山空」、「空山新雨後」之類，都含有空明寧靜的意思，這是詩人的用心所在，並非偶然。而這裏的「空山不見人」不但描寫傍晚空山杳無人跡，也表現山的空寂、寂靜。由於杳無人跡，這並不是真空的山在詩人感覺中竟顯得空廓虛無，宛如太古之境。不見人的空山深蘊哲理，說明了詩人所理想的境界就是「心境兩亡，萬念俱寂」的真如境界；同時，也說明了詩人沒有追求，沒有哀樂，對境無心，無我之境。這似乎就是佛教所說的真如境界——如如不動。好像人世間的一切事物對詩人來說，都是空靈、寂滅、一偏空寂。

第一句「空山不見人」，讓人感覺到山的空寂，無味可尋，令人失望。其實並不然。緊接着第

二句「但聞人語响」，境界頓出，打破了山的空寂。這種境界的頓出，使杳無聲息的山，並非一片靜默死寂，還有偶爾傳來的一陣人語聲，却看不到人影（由於山深林密）。境界頓出，也使詩人頓悟出真如實相雖寂寞沖虛，但湛然常住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有，即空不離有，有不離空的大乘空宗思想。另外，讓人難以理解，捉摸不定是雖聞人語聲，但不見人影，似乎人和語若有若無，朦朧閃爍，這是詩人巧妙安排，別有用心。因為，真如佛性，不假造作，含生本具，無念無作，非修非證，自得心開。若識自心源，達佛深理，悟無為法，則內無所得，外無所求。唯一真心，妙明本性，元清淨體，不在內，也不在外，不可說不可念，或隱或現，存在有無之中，不可思議。詩人盡管把人語若有若無與佛教的真如佛性非有非無聯繫起來，也並沒有出現佛教的字眼，但其義在其中，耐人嘴嚼，發人深思，這是詩人的妙筆。如同歐陽修《醉翁亭記》所說的：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」由此觀之，王維並非在寫詩，而是在說教。

三四兩句是由上幅描寫空山傳語而描寫到深林返照，由聲而色。空山有人語，人語响過，空山又復歸於萬籟俱寂的境界；而且由剛才那一陣人語响，這時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了。因為，空谷傳言，愈見空谷之空；空山人語，愈見空山之寂。在此情況下，空山除人語之外，是不是別無他物呢？不是。空山有物，而且很多。有傍晚的一抹斜暉射入幽暗的深林，照映在青苔之上，給幽暗的深林帶來一綫光亮，給林間青苔帶來一絲暖意，或者說給整個空山深林帶來一點生意。但細加體味，就會感到，詩人的主觀意圖和作品的效果來看，都恰恰與此相反。「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」，這裏的「返景」和「復照」，實際上就是禪宗的「返照」功夫，即回光返照，這就是詩人的意圖。特別是「返景」，不僅微弱，而且短暫，一抹餘暉瞬息即逝之後，接踵而來的便是漫長的幽暗。其中暗示了人生就如同這一抹餘暉，短暫而無常；日暮西山，人也如此，修短隨化，終期於盡。同時，也意味着大千世界生生滅滅，無有常住，此生彼滅，反覆無常。詩人在提醒自己，要回光反照，努力用功，珍惜自己的有生之年。因為，人生的時光無幾，一失人生，萬劫難復。

全詩有四句，一二兩句是以有聲反對空寂，三四兩句是以光亮反對幽暗，這是以作品的表現效果來說是如此。但以整個四句的蘊含來說，詩人是把

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成是「真如」的外在顯現，來解釋「真如」。詩人所寫的是空山、人語、返景、深林、青苔。概括地說，詩人所寫就是空、聲、色，空中有聲，空中有色，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，這正如『心經』中所說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的道理。

（二）動與靜的描寫。他在描寫幽靜的自然風光時，很微妙地把佛教「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」的思想運用到自己的詩歌裏。如『鳥鳴澗』：

人閑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

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

這首詩是用白描的手法，描繪春夜月景。第一句「人閑桂花落」中的「人閑」說明了春夜寧靜，周圍沒有人事的煩擾，說明了詩人內心閑靜。有此作為前提，細微的桂花從枝上落下來，落地有聲，才被覺察到了。詩人能發現這種「落」，或僅憑花落在衣襟上所引起的觸覺，或憑聲響感覺，或憑花瓣飄墮時所發出一絲絲芬芳的嗅覺。總之，桂花落所能影響於人的因素是很細微的。而這種細微的因素，竟能被詩人從周圍的世界中明顯地感覺出來，這說明了詩人對花習禪，已經入定，靈光獨耀對周圍的一切事物都了了分明。這裏，詩人的心境和外在世界已經融為一體，打成一片，不一不二，物與我本無差別，物即是我，我即是物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物我兩忘的無差別境界。為何呢？因為，桂花自開自落，詩人又何嘗不是「任運自在」呢？人和萬物皆有「自然」的本性，都在自在自為地演化着。不僅如此，詩人還對花習禪，動靜雙修。詩人內心悠閑，靜默無聲，端身正坐為靜；眼觀鼻，鼻觀心，心觀物為動。所以，詩人參禪打坐，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。同時，詩人以人靜默無聲，來襯托桂花落地之聲，以動對靜更顯真靜，靜到極點。如此，詩人才感覺到「夜靜春山空」，好像春山空寂得一無所有。

在這春山中，萬籟都陶醉在夜的寧靜裏。因此，當月亮升起，給這夜幕籠罩的空谷帶來皎潔銀輝的時候，竟使山鳥驚覺起來。由於山鳥習慣於山谷的靜默，所以月出帶有新的刺激，驚動了山鳥。儘管山鳥被驚動了，但它們並沒有飛離春澗，甚至根本沒有起飛，仍舊在春澗之中，不時地婉轉鳴啼。也寄寓了詩人行住坐卧不離當念，即「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，」「舉手舉足，皆是道場。」上兩句描寫人的自身有動靜，而這後兩句描寫了自然界中的動靜。說明了詩人的內心和環

境氣氛，是互相契合又互相作用，情景交融，情附於景，融情入景，形神兼備，意表如一，內外一致的藝術特色。

前兩句以人閑、花落、夜靜、山空的典型景物的勾畫，以動顯靜，渲染詩人的內心和所居之住的寧靜氣氛，創造了一個萬籟俱寂，山林空曠的幽靜境界。後二句概括地描寫了整個山林，以鳥鳴於空山深澗，極狀其靜態。在人閑花落，夜靜山空的典型環境中，一兩聲山鳥的鳴轉，更顯出春澗的幽靜之美。這兩句緊承前意，以月出驚動山鳥，山澗傳來幾聲鳥鳴，進一層渲染了春山的寧靜氣氛，更富有生機而不枯寂，同時又通過動，更加突出了春澗的幽靜，達到了「蟬噪林愈靜，鳥鳴山更幽」的境界。

全詩雖只四句，但詩人運用以動顯靜，動靜相對的筆法，形象地再現了那春澗幽深寂靜的月夜景色。故此僧筆在『物不遷論』中說：「必求靜於諸動，故雖動而常靜。不釋動以求靜，故雖靜而不離動」。這就是佛教所謂的「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」的哲理。

以上以兩個方面分析了王維山水詩的特點，一是通過空、聲、色的描寫，來宣揚佛理；另一是通過動與靜的描寫，來闡明佛理。總而言之，他不是為寫詩而寫詩，而是為闡述佛理而寫詩，以禪入詩，純粹在說法。我們閱讀他的詩，就如同在念經，體味其中的妙味。如果我們以空、聲、色、動、靜中理會佛法，體悟空色不二，動靜不二的道理，就可以超凡入聖，証大菩提。因為「月明潭色澄空性，夜靜猿聲証道心。」如『大涅槃經』曰：「譬如山澗因聲有響。小兒聞之，謂是實聲；有智之人，解無定實。」王維，字摩詰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他從小受家庭的影響，母親的熏陶，耳濡目染都是佛法，沐浴在佛光之下成長起來，對佛教深信不移，長年坐禪誦經。因為，他仰慕『維摩詰經』中的維摩詰居士的德高道隆，智慧如海，辯才無碍，被經中的維摩詰居士所感動，誓願以維摩詰為榜樣，學習維摩詰居士的德行。故題名維，字摩詰，亦稱王摩詰。這於他後來成為多才多藝的詩人是分不開的。他博學多才，精通佛理，依法修行，並作詩宣揚佛法，真不愧為是一位名符其實的「詩佛」，也不愧為是「維摩詰居士」這個美名。經中的維摩詰居士是當時中印度毘舍離國的居士；那麼，王維可以堪稱為中國第二個維摩詰居士。

「叢林」

有信眾問曰：「何以寺院又別稱叢林？」既稱「別稱」，即是約定俗成，大家稱之為「叢林」用慣了，也就順理成章地稱喚起來。

稱「叢林」，大抵是從禪宗開始，它本身可饒有意思，叢林不是聚生的嗎？信眾修行，也是聚居，這就很有象徵意義，兼且，在古代出家人遠離人群，在深山野外歸隱，帶有一種靜修的感覺，而「叢林」不也是好有這樣的隱喻嗎？

當然，時移勢易，今天的出家人重要的是接近群眾、「貼地」生活。話雖如此，但修行人「心有叢林」，也是讓我們牢牢記住——我們的修行，就應該像在叢林裡生活，要遠離煩囂，保持身心清靜。

修智大和尚有這樣的看法——

叢林兩字，讓我們聯想到樹木的生長。自古有言一「年樹穀、十年樹木、百年樹人。」

樹·即是培育，十年樹木可見林木也正是要時間好好培育的一個過程。

叢林是樹木「聚居」生長的地方，我們在這種環境裡生活·學習·修行，不正是很好的借喻麼！

提起「叢林」，很自然地聯想到「叢林清規」這四字，接下來，又會想到「百丈清規」，其實都是一個說法。

「百丈」指百丈懷海禪師，他是惠能以下的第三世代。六祖惠能傳南岳懷讓，二傳馬祖道一，三傳便是百丈懷海。而「百丈清規」最著名一著，是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。這是突破了原始佛教的「出家僧尼應以行乞」為生的做法。這是中國特色佛教的重大特色，從此，中國佛教便採取「自給自足」的生活態度了。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。

「以行乞為生」又是甚麼道理呢？原意是「不殺生」，如果是耕種，則鋤頭鋤地，一些微細生物也給鋤死，這可不能避免；再

者，行乞為生，亦可以騰出更多時間去修行。

道理是有的，但也同時產生不少問題，那麼，折衷之法便是這自給自足、自力更生吧？當然，這耕種也少不了對一些泥土下生存的微生物有所損害，在兩者取其輕之下必須作出選擇了！——喝一杯水，何嘗不是把一些「微生物」也喝進肚裡去？

——即使是「行乞」，亦不過是「假手於人」而已。所以，有些事情實在不宜過分地執着。我們不是有一句話語稱之為「實事求是」嗎？實事求是好了！（青楓）

自給自足

集.體.回.憶

百年前的大瘟疫

新肺炎菌肆虐，疫情蔓延迅速，全球掀起大恐慌！不由得想起百年前發生在香港的那場大瘟疫。

百年前香港是怎麼樣一種環境？當然沒有今天這樣繁榮興盛，醫療更落後得很！那時，華人都聚居在上環太平山街一帶，即是今天荷里活道附近。這是香港「開埠」初期的華人集居地，洋人則高

高在上地住於半山區，纜車也是為他們而設的，當年可不是「華洋雜處」，而是「等級分明」，後來，一些有錢有勢的華人，慢慢地也被「允許」住到半山區去。這是百年前的香港實況。

太平山街的華人聚居地，必然是品流複雜，貧困者多更不在話下。居住環境之惡劣，難以想像。鼠疫，爆發也就必然的了。那時候真是死得人多，而且非常的「命賤」，高峯期用「屍體堆積如山」來形容，也不算太誇張的了。那場大瘟疫過後，港府痛定思痛，將這一帶全部剷平，重新鋪展。所以，今天我們來到太平山街這一帶，雖然見到的依然是街道短窄，但乾淨整潔，除了街名及一些廟宇仍保留下來，留有一鱗半爪的百年痕迹外，其他的都不復存在了。

很值得為大家一提的，就是座落於太平山街的幾家小小廟宇。在樓梯級上方，有幾家佛堂，其中一家觀音堂，牆壁上便寫着「始自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零）」，距今已一百八十年了。

最值得我們緬懷而又與大瘟疫有關的，就是樓梯級下這座「百姓廟」。它真正的名稱是「廣福義祠」。但又為甚麼稱為「百姓廟」呢？原來當年大瘟疫死人無數，有些赤





貧者，或孤苦無依者，病重垂死而被棄置在這廣福義祠裡。死者除了由有心人殮葬外，並在這裡設靈位。既不知名也不知姓，這便祇好把這裡稱為「百姓廟」了。

廣福義祠——百姓廟，是東華醫院的發源地。於一八五六年由坊眾及殷商合資籌建的。到了一八六九年，官方下令要好好清理，並由華人領袖們籌建東華醫院。東華醫院成立後，於一八七二年起，廣福義祠便交由東華管理。（東華醫院也是建造於太平山街附近，與廣福義祠距離不過是百餘米之遙。）

廣福義祠是供奉地藏王菩薩的，到一九九一年，灣仔迪龍里（即現在皇后大道東胡忠大廈地段）的濟公廟也「移居」過來，因此，現在我們在

這廣福義祠——百姓廟，可以同時看到奉祀着兩位菩薩。原有「百姓廟」裡眾多的先人牌位，移放在祠的後進。

今天上了年紀的香港人，都會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香港都有「洗太平地」的。是指定家家戶戶在這一天要清理家居，是大清洗，那時候香港仍有不少三四層高的戰前舊樓。這天，便可以見到滿街滿巷都是床板家具，由政府派員逐家逐戶嚴格檢查，這叫做「洗太平地」！——也許，這名稱正是由當年太平山街爆發大瘟疫而來！

進入六十年代後期，舊樓不斷地拆卸並改建為高樓大廈，則「洗太平地」這支歌仔也從此成為絕响，一如我們再見不到在街燈上掛個老鼠箱的「香港一景」。



默與犬

看了一個字的構成，往往可以引伸開去而聯想到不少物事的，這是我們方塊字之趣，而且這個「趣」也不僅僅是「趣味」，是包涵了不少民俗、文化在其中的。

桌面上打開了一本書，剛巧讓我看到「默不作聲」這個字，而我看着這個「默」字便產生一點好奇——何以這個「默」字會寫上一個「犬」字的？「默」與「犬」有關係嗎？翻查「字源」之類的書看看，果然看到它們原來是有關係的，而且關係密切。在往昔的農業社會，犬，其中一個大功用就是看門口，在黑夜裡，犬隻會不動聲息地伏着，很忠誠地守着家門，一見有人影移動，便吠叫起來了。

默，是黑的意思；黑也是閉封、沉靜的意思，那麼，我們便看到這樣的詞語，如「默默無語」、「沉默」，或者「潛移默化」。

還有一個詞語，叫「幽默」。幽與默其實都有其共通處，也都與「黑」有關的，如「幽暗」、「幽深」。

「幽」字的寫法，外邊的本來不是「山」字而是「火」的形狀，是火在燒絲。這不就象徵幽黑了嗎？「幽默」的意思，正是「隱藏着的笑話」，這同樣帶出幽黑的喻意。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-1A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